

送南瓜

舒飞廉

这几天在村里老家三楼书房重读《西游记》。初冬时节，我们村屋瓦上有霜，霜粒上是蓝天，天上鸟类一群一群飞过，先是乌鸦，接着是八哥，接着是喜鹊，接着是家鸽，接着是黄鹂、鹰、麻雀则是独自出没，与池塘里的鱼是一样的，每一种鸟，都按自己的作息习惯来往水云间。村里的老人们是天亮就起床，去紫霜点点的菜园里鼓捣摸索，直到太阳自东边缓缓升起，才收起锄头椅娃（方言，小椅子）回垆生火做饭。一打霜，红萝卜，白萝卜，上海青白菜，黑白菜，大白菜，包菜，菠菜，红菜薹，莴笋，滋味都会变好，好像白霜是天然的白糖与猪油。他们经过我家门口，知道我回来了，就会由提篮里分一点菜给我，妻子婆婆送菜薹，申如大叔送红薯白菜，云英婶妈是菜园里的最后几颗西红柿。他们拍拍一楼的铁门，通知“快递”到达，就会离去，堪堪将我由唐僧师徒即将开始的，自东徂西，天上地下，降妖伏魔的旅途里拉出来片刻。我心里想，唉，悟空八戒他们以后化斋饭，要是来我们村，遇到这些善人婆婆，善人爹爹，紫金钵哪里装得下，恐怕得借金角大王银角大王的紫金葫芦才行。

去年妻子婆婆他们常带喂的是南瓜，南瓜秧、南瓜花、老南瓜、嫩南瓜，历历排在门前的宜家晾衣架上，他们听我妈说我爱用南瓜秧、南瓜花煮面条，南瓜又放不坏，经吃。但今年清明节我妈由南回来，兴致勃勃地在门口种了三棵南瓜苗，果然是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棵南瓜爬满园，现在我们家屋前屋后，已经是南瓜的天下了，娇娇南瓜藤，低低南瓜花，大大小小的南瓜，环肥燕瘦，姚黄魏紫，二十八星拱卫东西南北天一般，守护着我的房子，吃得完？就是借它们去过万圣节，造南瓜车，也够的，只是我家的南瓜是长柄的，不是圆丢丢的，可能会被王子公主们嫌弃？我妈这一勤快，妻子婆婆的乐趣就少了一项，她本来可以向我用双手比划，她种的南瓜是么么长，么么大。话说回来，要是悟空八戒两个雷公脸、耙子嘴，持紫金葫芦化斋饭，她可以将南瓜送给他们啊，我也愿意放下《西游记》下楼，送南瓜给师父们当干粮，由沙和尚担着往西天走。问题是，尝过蟠桃、梨、大枣、人参果的取经五人组，他们会在降妖伏魔之余，打开手机玩《黑神话：悟空》的游戏，一边啃南瓜吗？我的结论是会。他们名义上在唐王的天下出游，实际上风土中行走的，是吴承恩引导的大明王朝，那时候，南瓜自南北美洲传到南洋，传入中华，稀罕得很，又名金瓜。

第十一回，“还受生唐王遵善果，度孤魂魏正空门”里，李世民因为泾河龙王的告诉，被崔判官指引到地府，十代阎君听取了唐王的解释，同意他由“转轮藏”游地府，回人间，继续当皇帝。辞行前，李世民说：“朕回阳世，无物可酬谢，惟答瓜果而已。”十阎王一致同意：“我处颇有东瓜、西瓜，只少南瓜。”李世民回来后，征求到了自愿下地獄进瓜果的志愿者均州民刘全，他想去探望负气自杀的妻子李翠莲（不知道是不是《快嘴李翠莲记》中的那个李翠莲）。刘全“去金亭馆里，头顶一对南瓜，袖带黄钱，口噙药物”，一点灵魂，飘飘过鬼门关，到森罗宝殿，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还将妻子从地獄接回，有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估计等刘全、李翠莲走了，十阎王就会团团围住这一对南瓜（应该是由长安郊外的菜园里千挑万选出来，弯曲得像北斗七星一样的金黄好南瓜），你摸摸，我摸摸，然后叫来鬼厨子，切丝吃？切片吃？切块吃？清炒吃？炸着吃？煮着吃？大摆南瓜宴？他们知道南瓜籽炒熟好吃，还对前列腺很友好吗？会留几颗籽，明年在奈何桥边种一大片南瓜吗？毕竟在阳间村落的坟地间，已经爬满了南瓜藤子。如此奇妙的葫芦科南瓜属一年生

笔会

蔓生性草本植物，从此可在冥河的滩涂爬藤生长，冥河岸，“沙沃地”，没有问题，但不一定向阳，月光下，南瓜长势估计堪忧。比较起来，南瓜更适合在银河两岸，在嫦娥仙子的月宫，在增长天王们守候的南天门前的云海里种。

李世民游地府的故事，首先见于中唐敦煌写卷《唐太宗入冥记》，此人冥记中，还一库金银的约定有，进献瓜果的情节尚无，而世德堂本《西游记》之前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杂剧中，都没有编入唐王入冥的情节。也就是说，刘全受返阳之后的李世民之托，向阎王们馈赠南瓜的故事，可确定是世德堂本《西游记》的作者新加入的。当日南瓜与红薯、玉米、辣椒、花生、土豆、棉花、烟草等美洲作物一样，刚刚兴起，作者觉得特别的珍贵，所以有必要动笔增补，替李世民将南瓜敬献给阎王们。据李昕开《中国南瓜史》与程杰《我国南瓜传入与早期分布考》中考证，各地方志自嘉靖、隆庆年间开始有南瓜种植的记录，已发现的共十八处，以江西、安徽、浙江、福建较多，最早为河北《宣府镇志》（1561年），安徽《亳州志》（1564年），河南《邓州志》（1565年）。古籍中农书类所记最早是明代王芷《稼圃辑》（嘉靖、万历之间），本草类是兰茂编、范洪整理《滇南本草图说》（1556年，存疑），接着即李时珍《本草纲目》（1578年），笔记类是田艺蘅《留青日札》（1572年），饮食类元代贾铭《饮食须知》中所记南瓜存疑（1368年前），而第二是清代董岳荐《调鼎集》（1765年）。文学类，最早是吴承恩《西游记》（1592年），也就是说，正是在《西游记》里，南瓜首次作为物象、形象与意象，出现在中国文学作品里。

李时珍大概是1552至1578年二十七年，在家乡湖北蕲州撰写《本草纲目》，卷二十八“菜部”有记：“南瓜种出南番，转入闽、浙，今燕京诸处亦有之矣。二月下种，宜沙沃地。四月生苗，引蔓甚繁，一蔓可延十余丈，节节有根，近地即着。其茎中空，其叶状如蜀葵而大如荷叶。八、九月开黄花，如西瓜花。结瓜正圆，大如西瓜，皮上有棱如甜瓜。一本可结数十颗，其色或绿或黄或红。经霜收置暖处，可留至春。其子如冬瓜子。其肉厚色黄，不可生食，惟去皮瓢食，味如山药。同猪肉煮食更良，亦可煎粥。”确乎是南瓜本尊无疑。而据蔡铁鹰老师的推测，吴承恩可能是1568至1570两年间来蕲州客居，任荆王府纪善，在“玉华州”里完成《西游记》。吴承恩比李时珍稍早年长七八岁，说不定他两个果真在王府碰过面，谈过植物，本草，医术，也聊过南瓜？一边喝茶，一边看雪，一边烤火，一边吃炒南瓜籽？无论如何，彼时南瓜一定是出现在蕲州的麒麟山与凤凰山的坡地上，让两位先贤看得满心欢喜，不约而同地将之记录到自己的著作里，一为《本草纲目》，一为《西游记》。

所以彼时南瓜初来乍到，正是与我们乐莫乐兮新相知的兴头上。有网友推测，南瓜在世德堂本《西游记》中的出现，可锚定这一伟大文本生成的时间，最早大概是在1560年前后。《西游记》《本草纲目》又是十种种最早提到南瓜的文献中的两种，他们的作者曾共同生活在一个长江边的城市，同市井，共朝夕，做老师，当医生。

回到飞廉村的《西游记》。要是取经小组的师徒们来我们村化缘到南瓜，由沙和尚挑着走，东方天色微舒白，西路金光火大显明，十万八千里，当然可作他们珍贵的宿粮。而对于食肉广大，动不动就吃掉几斗米上百个烧饼，完全可以当网红，搞解压“吃播”的二师兄八戒来说，一只南瓜当顿吃，多扛饿。他背钉耙走在行者旁边，回头看见这些挑担中的南瓜，多安心。松林里打尖，恐怕也会像吃人参果一样，大快朵颐，不知其滋味如何。

2024, 11, 30, 孝感市农四村



意大利锡耶纳(左)和圣奎里科夜景(应奇 摄)

“老师是在寻张怀民么？”

——圣奎里科一夜

应奇

从佛罗伦萨车站出来，都没有能够逛逛佛市，一团队人马就踏上了在托斯卡纳艳阳下打卡的历程。我们设定的两个点是圣吉米尼亚诺和锡耶纳。两者都以古镇和教堂闻名，如果不是沉浸式地漫感受其间，并有坚实绵密的历史知识为其根基，一枚纯粹的观光客其实是很容易浑沌迷失在这些美轮美奂的景致中——用一位同行的资深同事的表述来说：这些小镇很快相互之间就开始串门，分不清哪一个是一个了。

我们从佛罗伦萨站出发时就已经有些晚了，到达第一站圣吉米尼亚诺小城时，正是光照最强烈的时分。与在都灵更不要说阿尔卑斯山深处的“清寒”形成对照，一下车就能感觉到我们是来到了真正的网红景点。各式塔楼点缀其间的小镇上人头攒动，可谓摩肩接踵。回想起来，转圈后最有印象的也就是网上炒成大卖点的那个所谓世界冠军冰淇淋了，只是，留给我的口味是巧克力，虽然经典，也过瘾，但其实并不解渴。

在广场前享用完冰淇淋，车夫兼导游催着我们赶往下一个景点，但这时队伍却是散开了，等到重新集结起来，留给下一站的时间已经有些局促。不过，按照我的旅游逻辑，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哪怕是打卡式的行程也必须是前松后紧！无论如何，我们终于赶到了传说中的锡耶纳古城。按照刚才的节奏衡量，我们在这个山城停留的时间其实并不算很短，而让我最有感的是那个有名的田园广场，据说是作赛马用的，现在眼前却只有人，没有马，对这样无法全然入镜的景致，我只好拍一个360度的视频留作纪念。

我和几位年轻的同事在山城的街边完成了晚餐。虽然天已经转暗下

来了，但是体感并不清凉，这时候就有啤酒是最好的。想起在都灵喝酒时，有位同事对我说，意大利最有名的不是啤酒，而是Prosecco，也许是不太能够享受精致的口味，我喝了却觉得一般，还为此找了一个说辞：这类酒都是阴性的，而我无论喝什么酒，还是习惯于阳性的。

等我们餐毕下山时，另一队同事已经先行离开了。从山城下来的路有些曲折。天已完全黑了，人也几乎走空，不复白天的喧嚣，只有街边的路灯还亮着山城橱窗里的各式西洋镜，与窗内自带的照明相辉映，给人一种微妙的梦幻感。在山下等候我们的那辆七座旅行车开始在托斯卡纳的夜色中疾驶起来——“暮投石壕村”，我们要去住一个至少我还不知其名的所在。等到了才发现，我们是来到了一个山村，而这这家小旅馆看上去就像是民宿。但是等到下车后，我才发现自己的手机应该是滑落在刚才坐的副驾驶位上了，于是赶紧让领队Y与司机联系，请他把手机送回来。

本以为一会儿司机就会到，结果却是等了大半个小时以上。等我终于拿到手机回到房间，已是浑身酸乏。我就这样躺在床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刷着手机，顺便养精神，因为我知道，这回可与那晚从波河回到都灵的住地时在王官前的广场路过一场露天音乐会却放弃了前去观摩不同，今晚，惯于夜行的我是一定会要去这个静幽的山村独行一番的。

已是午夜十二点的样子，我终于开始了自己的夜行，也是山行。出门一看，我们这旅店其实已经到了村边，村中心应该是在小土坡后的另一端。我先是走到了十字路口，基本能够判断出继续往前就该是中心地带，但是我做事和旅行就是习惯于“从边缘到

中心”，就先向右转，见到了一座小教堂，有点儿像我们建在村子里的宗祠。再往前走，右边就是些民居，左转的话就是又下坡了，可见这村子好像是建在一个小山丘上的。

我重新回到刚才的路口，甫站定，就见有人从对面的街上走过来，看样子像是刚刚散了聚会。想到这个点村子里也许还能找到点儿吃的喝的，就加快了步伐。店铺当然多关门了，走了几步，就又见到一队年轻人，有的还在仔细查看墙上的碑铭，显然是像我这样的游客。再往前走，右侧是个砖石垒成的院子，却猜不出在作何用途。过此院往前，街上已是阒然无声，只有街灯和橱窗里未灭的灯光照亮着这寂若无人宅的宅巷，这似乎更引起了我的兴趣。

就这样前行不到二十米，眼前忽然出现了一个十字路口，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这是个小小的广场，应该是村子的活动中心，右手是一座漂亮精致的教堂，往前的路口还三三两两地坐着在宵夜的客人，往左侧像是一座城门，我信步走了出去，出了门才确认了这真是一扇城门，是地势较高，二是门外还有些摆设类似我们的石狮子之类。好像还摆了一门炮。正当我在门外瞻仰城门时，又有三五个人从广场穿楼而来，从他们在相互道别时露出的笑容来看，像是刚刚聚会出来。

我重新回到广场，继续沿着主街往前，看到不远处有家吧还在营业，门口街边就坐着一对恋人，看样子应该是还在热恋的氛围中。我进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还有好奇地走到厅堂，看到不远处有家吧还在营业，门口街边就坐着一对恋人，看样子应该是还在热恋的氛围中。我进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还有好奇地走到厅堂，看到不远处有家吧还在营业，门口街边就坐着一对恋人，看样子应该是还在热恋的氛围中。

我重新回到广场，继续沿着主街往前，看到不远处有家吧还在营业，门口街边就坐着一对恋人，看样子应该是还在热恋的氛围中。我进去买了一个冰淇淋，还有好奇地走到厅堂，看到不远处有家吧还在营业，门口街边就坐着一对恋人，看样子应该是还在热恋的氛围中。

对锡耶纳画派的介绍，但眼前却并没有画，而只有教堂。有意思的是，这个介绍中还提及了苏州，我却琢磨不出其所指为何。

已经是凌晨一点的样子，我的手机忽然显示有信息——我的同事们应该早就入睡了吗？点开信息一看，原来是一位上学期刚刚教过的本科生，请直接把定位发了过去，定位上显示我正在逛的这个村子叫做圣奎里科(San Quirico d'Orcia)，其教堂最早始建于八世纪。不料这位同学反应还挺快，竟回了我一句：老师是在寻张怀民么？

往回走的路上，瞥见左侧的一个岔道，有点上坡的样子，前面好像也有些城楼样的建筑物，我就信步走了过去，原来是一个城门样的阁楼，穿过后空间忽然就舒朗多了，就像一个观景台，围墙前还有一条长椅，我在那条椅子上坐了下来，眼前还有灯光点缀其间的地貌似曾相识，就是那种典型的托斯卡纳范儿。这时候，从我刚穿过的城楼下闪来一个黑影，近前时我能够辨认出，这小伙就是刚才我买冰淇淋的那家吧里的伙计，他沿着露天的楼梯走向那个阁楼。他应该没有发现眼前有个观景的人也在看着人，随着他走进房门，灯亮了起来，而门也吱吱一声关上了，把我这个形影相吊的游子关在了世界之外。

回到民宿，固然是人困马乏，但却并没有什么睡意，于是就整理了几张照片，发了条朋友圈，还配了一句台词：“怀民亦未寝，唯有夜归人”。

2024年8月23日晚于吴泾大苑



惜别苏本

止庵

艺术追求已有充分显现。还惦记着什么时候拿给苏本看，尤其想指给她这一幅：一只小猫站在鲜花丛中，显然被眼前的美景惊呆了，却对可能存在的凶险全无提防。

第二天我在尾道，晚上走过海边，另有朋友转发一篇网文，收录了据说是《惜别》出版后苏本在出版公众号上发表的文章。作者有云：“……止庵老师看到后觉得很难过，可能认为这是不好的评价。本本也很委屈。我记得她说自己有点怂，没主动去当面解释。过了一段时间，中秋节前，止庵老师发信息给她，大意是问，小朋友，你最近还好吗？邀请她去家里吃大闸蟹，把之前的心结聊开。本本说，那次聊天，其实没涉及书，聊了很多别的七七八八的事。分开时，走地铁口的时候，两人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有一次，我把这件事分享给一位采访过止庵的朋友。她说，这是两个敏感又可爱的人。”苏本的文章我这才藉第一次读到，是以当初无从“难过”——假如担心我误会，出版社肯定提前打招呼；那天她来，自然只“聊了很别的七七八八的事”。查旧日记，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五日：“上午苏本来书房，送来《斯通纳》等书。在家里吃饭，赠之《向隅编》一册。”是因为已到

了饭点儿，我说去住处那边吃完饭你再走罢，正好有人家前一天送的大闸蟹。我只请她在家里吃过这一顿饭，而那是《惜别》面世一年多以后了。如今发现一向热情开朗的苏本原来心事很重，但因此更能感到她的善良。我们竟未能为此沟通，如今不再有任何机会了。哀哉。

接下来几天在网上读到一些回忆苏本的文章，所谈的多是她的编辑工作。苏本一生大概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她确实是当下难得的一位好编辑。在我看来，编辑应该最接近所谓“职人”了。我曾说，作为手艺人，职人总是努力做到尽善尽美，而且保持始终，尽管别人没准会嫌那份职业卑卑不足道。他们为自己确立的标准不可移易，愿意为此尽心竭力，乃至不计代价。他们看到自己的造物物“非常好”会很高兴。世上每一本书说来都是无中生有的造物物。对于一位编辑来说，除了订正从文字到内容各类确实存在的错误，尽量使之完善外，书的样子也要足够好，更准确地说，是恰当，包括开本、版式、封面、插图、用纸、装订形式诸项。此等事并非认真负责就足够了，但如不认真负责则什么也谈不上；而且不彻底的认真还不如不认真，不周全的负责就等于不负责。

顺便举个例子，前几年我父亲的诗集出版，有一首里写到“青杠林”“青杠树”，被改成了“青松林”“青松树”，原本不错，翻词典即可知晓；但经手者只是看着不顺眼，却不肯核查一下。

相比之下，苏本是很少见的对编辑与出版投入全部热情与精力的人，真正做到了一丝不苟，甚或有些固执己见。——也正因为如此，我曾与她为《枕草子》《古事记》等书的封面设计有过争论，末了我提出辞辟“策划”也不受酬，此事遂告一段落。但类似情况在交往过程中仅此一桩，这件事也丝毫未曾影响我们的交情。接下来她张罗宣传石川啄木著《事物的味道，我尝得太早了》，回想起来那是我参加过的最有意思或许也最有效果的一次现场活动。我一度打算写一本关于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书，她来私信说：“要是有什么整理资料的活儿我能干的，老师尽管支使我！”此事因为某个暂时难以逾越的障碍而搁置至今，我们也就没能再次合作。

翻检手机，与苏本最后联系还是在去年十一月，她写道：“老师，和您分享喜事：我明天登记结婚，等老师回来后，我去找老师，给您我的喜糖。”当时我在国外旅行，回来后她却一直没在。现在才得知，没过多久她就被确诊身患绝症。从前她在私信里说：“每次去您那儿就是去看家里人，就是家的感觉，想起来就觉得有您给我撑腰。”无论她有痛苦，困难，还是快乐，幸福，总愿意主动与我分享。我们确实熟得像一家人那样。举个例子，我在《受命》里写叶生来看冰锋，说脚有点痒了，不脱鞋了，这细节即来自苏本，有一年盛夏她来我家，光脚穿着蓝色帆布鞋，讲了同样的话。她始终未

将病况告知我想必自有原因，我遗憾的是没能给她提供一点帮助。

苏本去世后，我把她的语音留言重新听了一遍。生死永隔，故人已矣。苏本得年仅三十八岁。我们不要遗忘她。很期望私下里约几位她生前的友人坐在一起，聊聊各自对她的印象，相互补充，记录下来，我以为会是很好的纪念。

写到这里，我想起今敏的动画片《红辣椒》中不止一次出现的在走廊中跌倒的人，动作何其完美，充分，复杂，那是我感动不已并念念不忘的形象。令我此明明白白今敏为什么一定要拍动画片，以及他把动画片拍到了什么水准。我甚至认为那就是他对于这个天妒英才的世界的告别式。以编辑策划图书终其一生的苏本在我心中也是这样一个人，尽管不能把上面的话完全移过来形容她。而这正是我为之难过，无法释怀的。我要记述的是一位始终充满热情、希望，在人间曾经真实生活与工作过的人。不过“文以人传，人以文传”，我自知拙劣的文字不足以传苏本其人；而她英年早逝，才华未展，一生已经做出的成绩亦未必足以传吾文。那么只是表达生者对难以忘怀的故者的悼念之意而已。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九日

「文汇报」
微信公众账号